

第五期

# 星期

天笑主任



THE SUNDAY. No. 5.  
行發局書東大海立



#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投稿文體以白話為主但筆記小品亦酌用文言之稿
- 一 本刊投稿暫收短篇
- 一 稿末請註明姓名住址以便通信
- 一 投寄之稿如欲寄還者須附郵費及掛號費
- 一 報酬由本社酌定不先函商惟概酬現金如却酬者請聲明
- 一 投稿揭載後著作權為本社所有
- 一 投稿者請逕寄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轉交星期社收

## THE SUNDAY,

### 本 刊 定 價

冊數	定價	郵費
一冊	一角	外國四分
半年五冊	二元二角	日本三分七厘五分
全年十冊	四元	本國一分二角五分
		五角

### 廣 告 價 目

等第	全	面	半	面	四分之一
特等	四十元				
上等	三十元	十六元	十二元		
普通	十五元	八元	六元		

廣告概用白紙黑字如用色紙或彩印價目另議連登多期價目從廉欲知詳細請至上海四馬路大東書局面議



## 星 期 五 第 五 號

民國十一年陽曆三月初六日發行

編輯者 吳門包天笑

發行者 大東書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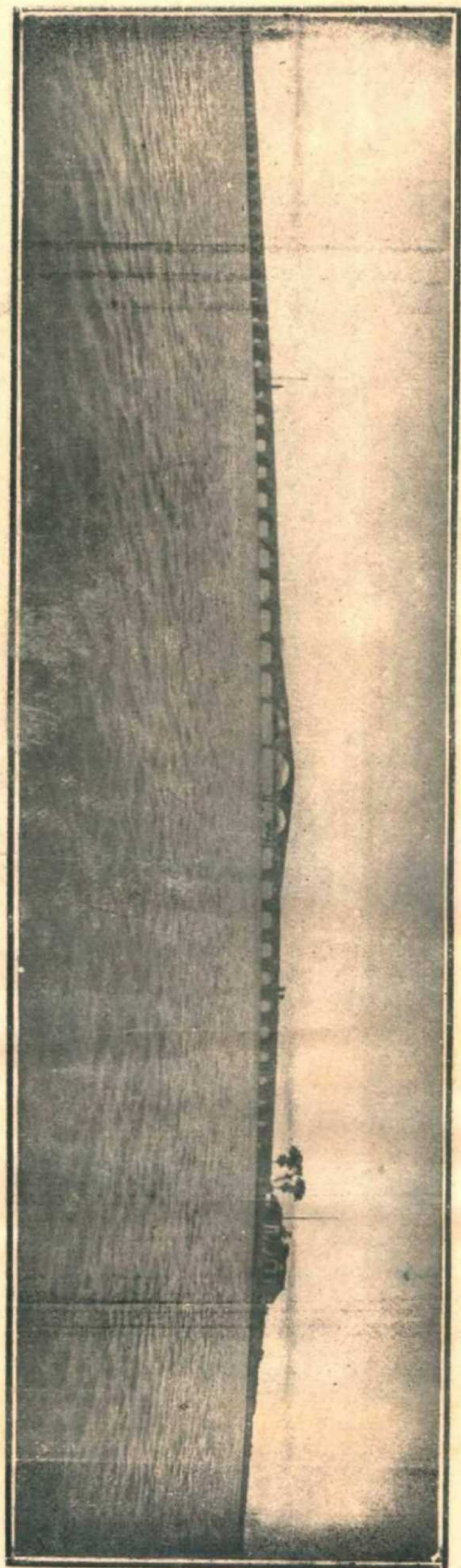
印刷者 大東書局

總發行所 大東書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話四二四二



蘇州寶帶橋全景





閣采臣君串活捉戲裝小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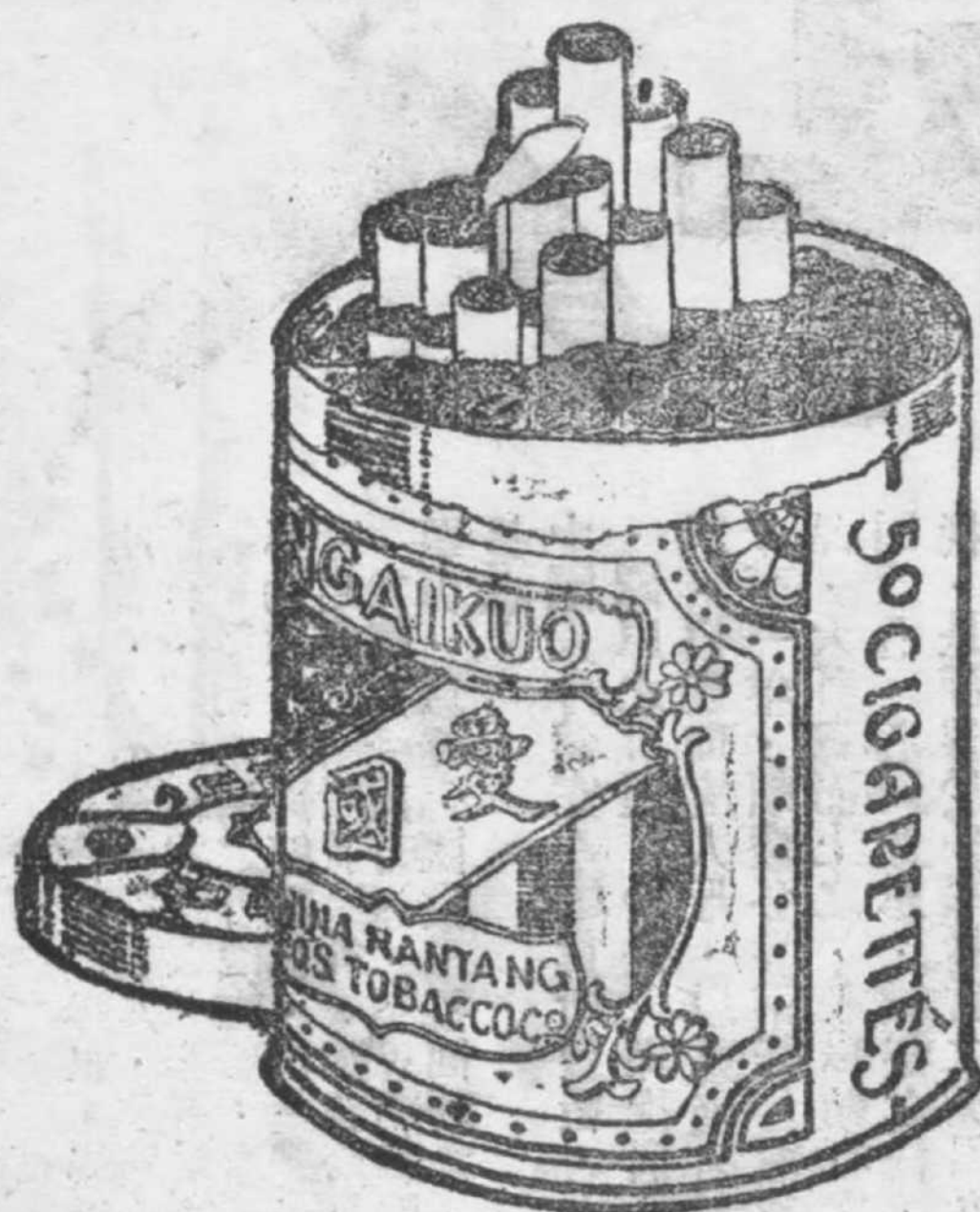




請吸罐頭  
大愛國香烟

自擇

凡人不可無自擇力治事然吸煙亦何獨不然同是煙也而一爲國貨一係舶來何去何從是在國人之自擇



用大罐頭  
的國香烟  
上放可  
表意補  
美術的  
觀感  
助心愛  
以桌煙

中國南洋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兄弟煙草股份有限公司啓





本行爲勸勵儲蓄起見各項儲蓄利息特優章程繁多茲摘舉數例如左

- ▲存洋一百元滿十年可得本息洋二百六十五元有奇 (丙種)
- ▲存洋一百元以上五年期息一分二厘每半年付息一次 (戊種)
- ▲每月存洋一元滿二十年可得本息洋七百八十五元有奇 (己種)
- ▲每月存洋六元五角八分滿五年可得洋五百元 (庚種)

詳細章程函索即寄

**新華儲蓄銀行** 上海分行 啓

設在上海天津路五〇八號  
電話中央四七一四



目光爲人生增進知識之唯一機關如有不足等病即覺有了阻碍 本公司所製各種科學眼鏡誠能補助目力而彌其缺憾非獨外觀有雅且使視線上更多愉快也 諸君乎盍興乎來

中國**精益眼鏡公司**謹啟



**總公司**

上海南京路勞合路口  
**分公司**  
各省各大埠

名家合作

最新出版

**社會小說大觀**

全書二冊 定價六角

上海大東書局發行



請用國貨  
五洲固本肥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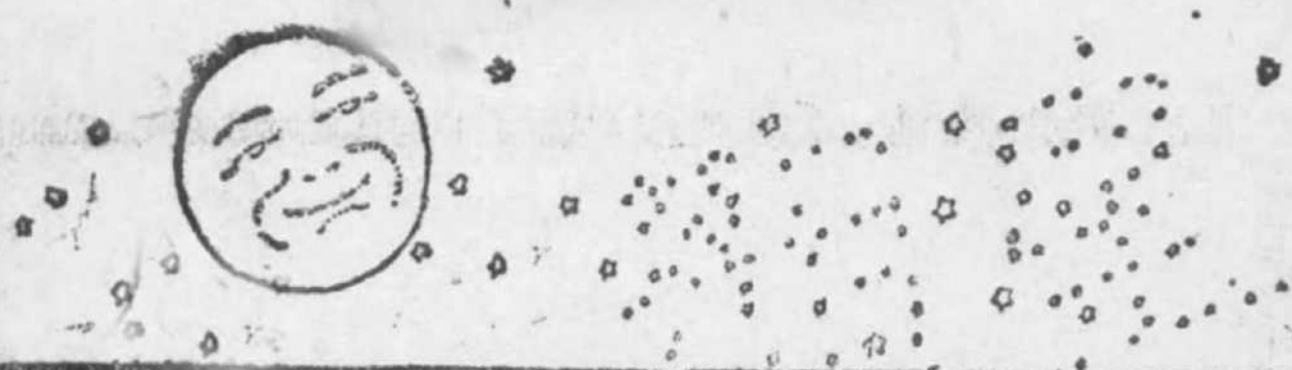


五洲固本肥皂係上海五洲固本  
皂藥廠出品該廠即歐戰前德僑  
所創辦之固本肥皂廠去歲由五  
洲藥房收買後遂改今名所製粗  
皂堅結耐用經霉經暑無劇烈及  
泛潮之弊香皂則重用香料馨香  
馥郁歷久不變為國貨肥皂第一  
良品如蒙惠顧價目克已上海及  
各埠五洲藥房及各洋廣貨店煙  
紙店均有出售

上海

五洲固本皂藥廠  
五洲大藥房謹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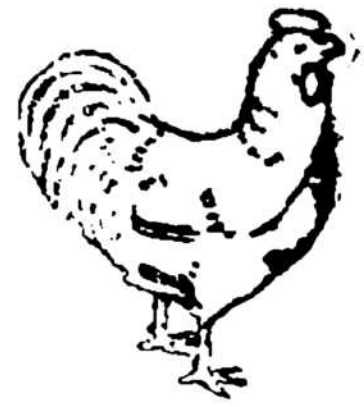


# 星期第五號目錄

星期談話會	戲答	賦友宵談錄	周玉山的最後一首詩	泰西軼事	商業雜誌	交易所現形記	平等主義	星期指南針	情海波紋	崔將軍妾(中)	甯爲上海雞
社	葉	馬	清	徂	市	老	碧	鄂	倚	天	
員	身	二	波	東	隱	主	梧	不	碧	虹	笑
	康	先				顧					







# 甯爲上海雞

天笑

強固的陰歷習慣還在人家的腦子裏。十二支不知誰排列着的許多動物。去年屬雞。今年屬狗。以筆墨爲遊戲的文人。便在雞狗身上做了許多文章。借着那些畜生諷勸世人。新年中更熱鬧有雞和狗辭別咧。還有狗和雞答辯咧。正也鬧得一個雞犬飛騰。前天偶見吾友霜磐做了一篇『母爲杭州犬』倒也很有趣味。我說犬總是對雞的了。霜磐住在杭州。對於杭州犬做文章。我住在上海。怎麼不給上雞海做文章呢。我那時便先寫了一個題目道『寧爲上

海雞』

剛寫好了題目。恰巧有位朋友見訪。他見了這個題目。頗爲疑惑。他說上海的雞有多大幸福咧。雖然現在的。世界原是雞犬不寧的時代。但是上海的雞未必優於別處。據我想上海的雞。他那不幸還要過於內地各處咧。我道我先不說上海雞的幸。却倒要聽你先說上海雞的不幸。願聞其略。他道不說別的。只就上海的各種大菜館中國館子而言。每天殺戮的雞不知要幾千萬隻。別處地方總沒有如此多的我



聽得歐西各國像德國的柏林地方等要吃一隻雞就非常鄭重不容易得着的雖割小鮮如烹大烹從沒有上海殺雞如此之多的而最可慘的像上海各大菜館所吃的童子雞現在人類對於兒童都十分的優待如俄國蘇維埃政府提倡兒童公育寧可自己吃苦不教兒童失所便是別國也都優待兒童這是人類一種慈愛之意何獨對於物類便如此的殘忍那一種童子雞也養不到幾個月剛在養雞場上見他飛飛跳跳一會兒就在你的碟子裏蘸着些鹽花醬油送入腹中你不過比較上覺得比尋常的雞嫩而鮮些何苦爲貪圖這一些些嫩而鮮的緣故犧牲這條小性命呢以吃童子雞的心理推測過去

上海有許多破壞幼女的貞操這種人也和吃童子雞一樣咳你想人類有多少殘忍啊古人有句詩說他『可憐離母未多時』這是上海雞的不幸呢最可笑的上海川菜館閩菜館還有一種叫做神仙雞這名目倒雅馴極了取淮南白日飛昇雞犬皆仙之意仙家本來有雞的可是神仙雞的名詞甚覺好聽而形狀却不大雅觀他們總是用一個粗鉢頭口上封了一張紙說是這神仙雞必如此燉法鮮味不致外洩這纔是原湯喜吃神仙雞的人只喝他幾口湯說雞肉已經沒有鮮味了變成了食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東西所以要是別的菜裝着一個粗鉢頭貢獻上來人家就覺得不雅觀就覺得主人非敬客之道



只是神仙雞的份上。反而覺得用鉢頭紙封是格外。的考究了。然而燉了一隻活生生的雞也。只呷了幾口湯。就算完事。不免也太暴殄天物了。可憐啊。這種館子和各處公館各處堂子裏。每天成了仙的雞也。不知多少。這又不是上海雞的不幸嗎。單就童子雞。神仙雞兩種而論。一天要犧牲多少。其餘名目繁多。不及徧載的。也不知多少。這就是我說上海雞的不幸。如今要請教你上海雞的幸了。

我道你說上海雞的不幸。自有不幸的理由。我說上海雞的幸。也有幸的理由。我只講我一個看墳的墳丁的話。我就根據他的話做這一篇『寧爲上海雞』。

一

我這看墳的是蘇州鄉下人。他在鄉下有一個養雞場。也養了幾十隻雞。他每逢十二月裏。便向墳主人家送些冬青柏枝。這原是老規矩。而且還把所養的雞帶些到上海來。或者送人。有多的時候。就賣與人家。橫豎送了人。家人家也要給他錢的。在前年的十二月初。他依然帶了七八隻雞到上海東也。送兩隻西也。送兩隻。只騰了兩隻預備送到我這裏來。向來他們鄉下人家。縛雞照例用稻草把兩隻雞脚一縛。顛倒一提。以便取攜。這個樣子。在雞自然受了倒懸之苦。在人。却不過舉手之勞。那時雞雖不過把他虛有其表的翅膀撲了幾撲。往後也就不動了。那墳丁說。我那時便雇了一輛黃包車到府上來。本來把兩



隻雞。安放在黃包車上。因爲還有別的東西。那車夫說在車上怕有雞屎糟塌了別的東西。橫豎縛着把他掛在車槓上罷。我想倒也不差。依了他的法子。誰知走到半路被一個包紅布的印度巡捕攔住了。吾那車子這時只好停下來。他指着所掛的雞說。這是違了租界章程要一同到巡捕房去。我起初摸不着頭腦。想租界裏人難道不吃雞嗎。既然吃雞。自然總是吃的。活雞斷不是專門拖死雞。難道我這個雞就違了租界章程嗎。我自己不懂。問問那個黃包車夫。他也不知道。他說我到上海來了。不過三個月。我拉車子。不過一禮拜。我們江北人從來不聽得捉了雞。違禁的。我又想別是當我這雞是偷得來的嗎。但我

的確是從鄉下帶上來的。這時他說要到巡捕房去。只好到巡捕房去咧。到了巡捕房。那紅頭印捕走上。去。噤哩咕囉。不知說些什麼話。後來對我說。罰兩塊錢。罰兩塊錢。雞倒沒有沒收。仍舊還我了。我罰了錢。還不知道因何受罰。幸虧一個門差告訴我。說你這鄉下人出了這兩塊錢的罰款。我就教你一個乖罷。以後你帶了雞向租界上走。切不可倒提。你要倒提了。就犯着租界章程。因爲文明國不許虐待牲畜。租界上也是如此。你們今天把兩隻倒掛在車槓上。所以受罰。你想雞也是一條性命。把他倒掛了。怎麼不難過啊。我聽了這幾句話。恍然大悟。往後難保不再要帶雞到租界裏。這兩塊錢買了一種常識來。怎麼



不。值。得。因。此。我。出。了。巡。捕。房。便。把。兩。隻。雞。捧。寶。貝。一。  
般。的。捧。到。你。先。生。府。上。來。咧。但。是。我。還。聽。得。有。人。講。  
有。種。專。門。捉。賊。的。偵。探。捉。到。了。人。不。問。他。是。賊。非。賊。  
有。罪。無。罪。他。便。軋。到。茶。會。上。先。給。你。一。頓。打。有。時。也。  
把。他。倒。吊。起。來。何。獨。於。雞。却。如。此。優。待。我。小。時。節。讀。  
大。學。『。可。以。人。而。不。如。鳥。乎。』。如。今。可。以。改。一。句。『。  
可。以。人。而。不。如。雞。乎。』。這。到。底。是。什。麼。緣。由。我。聽。了。  
呵。呵。笑。道。你。還。熟。讀。大。學。瞧。不。出。你。倒。是。個。大。學。畢。  
業。的。農。學。博。士。至。於。做。偵。探。的。把。人。軋。到。茶。會。上。倒。  
吊。起。來。租。界。上。愛。雞。及。人。或。者。不。至。於。如。此。罷。  
到。底。罰。款。是。件。最。嚴。厲。的。事。啊。從。此。我。的。那。個。墳。丁。  
販。雞。到。上。海。來。賣。再。也。不。敢。在。租。界。上。把。雞。倒。提。了。

他。說。這。是。兩。塊。錢。賣。得。來。的。新。知。識。呢。但。是。他。那。個。  
養。雞。場。倒。比。前。愈。加。發。達。了。由。數。十。隻。雞。增。而。至。於。  
數。百。隻。雞。他。也。沒。有。學。什。麼。養。雞。新。法。他。也。沒。有。讀。  
什。麼。養。雞。新。書。他。全。靠。着。自。己。的。經。驗。除。了。種。田。以。  
外。這。養。雞。原。是。一。種。副。業。他。一。年。的。雞。卵。收。入。就。要。  
三。倍。於。他。餵。雞。的。食。料。其。餘。每。年。哺。出。的。雞。都。是。羨。  
餘。他。時。時。到。蘇。州。上。海。便。帶。些。雞。去。賣。去。年。的。十二。  
月。他。知。道。這。個。月。是。雞。的。大。犧。牲。時。期。因。爲。各。處。人。  
家。謝。年。辭。歲。都。要。殺。雞。雞。的。犧。牲。便。是。他。的。利。益。因。  
此。他。便。帶。了。四。五。十。隻。雞。到。上。海。來。那。時。再。也。不。敢。  
把。雞。倒。提。了。他。便。裝。了。兩。個。籠。子。因。爲。省。力。起。見。那。  
籠。子。却。小。了。些。把。這。四。五。十。隻。雞。裝。進。去。却。已。擠。得。



不堪而且這些雞又不安分守己。還是在籠中互相  
 關起來。這位墳丁先生挑起這兩籠雞。剛到了上海  
 租界上。却又被一個紅頭印捕攔住了。他說慢慢你  
 這個雞那裏來的。他道我是鄉下帶來的。印捕道到  
 行裏去。到行裏去。他想前次吃了虧。罰了兩塊錢。爲  
 的是把雞倒提了。此刻爲的是什麼呢。再瞧瞧雞籠  
 裏的雞。也沒有顛倒安放的。都是活撲撲的。你踏着  
 我。我擠着你。那印度巡捕只催着他走。他也沒法。只  
 得挑着一擔雞。到巡捕房裏。印捕上去。又是從前那  
 個老法子。噤哩咕囉了一陣子。說是罰兩塊錢。他想  
 這兩塊錢。不知又學些什麼新知識。他當然付出罰  
 款。這一番却老練了。他便詰問爲了什麼事受罰的。

巡捕房裏便告訴他。凡是文明國家。都不許虐待牲  
 畜。譬如雞鴨之類。不許倒提。倒提了。就是虐待。又譬  
 如猪羊之類。便是送到屠場。要去宰殺了。也只許驅  
 着他在路上行。不許縛着裝在小車上。聽他哀鳴的  
 聲音。這是租界上的規矩。對於動物。應該保護的。你  
 的所以受罰。是因爲你的籠子太小。四五十隻雞如  
 何裝在這兩個小籠子裏。使他擠得。不堪。這也在虐  
 待之列。像你這籠子。至多裝七八隻雞。一個籠子多  
 就要罰了。墳丁聽了。恍然大悟。想原來如此。這兩塊  
 錢。也出得。值得。不是又學了一個乖嗎。他趕緊添裝  
 了幾個籠子。到得雞都售盡了。他纔到我家裏來告  
 訴我。這一回又受罰了。我道你又把雞倒提了。沒有。



他道沒有便如此長短的說了一番又說我如今想起來的確人家優待雞過於優待人你瞧上海的房子租如此之貴我瞧見一上一下的房子住了有七八家人家的很多聽如此擠得不堪也沒有人問訊怎麼一個雞籠子裏多裝了幾隻雞就有人干涉說是虐待牲畜呢還有我那天乘了滬寧鐵路的四等車到上海來別說不能坐連立都不能立擠得你的膝蓋頭碰着了我的膀臂我簡直是從蘇州立到上海如此的擁擠也和雞籠裏的雞差不多怎麼無人問訊偏偏雞籠裏受擠倒有人干涉來罰錢咧這輩辦

鐵路的人就不該罰錢嗎先生你常在上海你是個通達事理的人請你評評這個理呢我也沒有什麼話回答他我說人是人的社會雞是雞的社會到底不能一概而論他道爲甚麼我道人的租房子坐火車都要出錢都要收費這是有個經濟問題在內雞的社會就沒有這經濟問題所以不能一概而論那墳丁不大懂我的意思也就去了因爲雞不能倒提不能受擠這便是租界裏優待牲畜的仁政內地就沒有這個禁止虐待牲畜的違警律咧因此我說『寧爲上海雞』

情人之淚。如化骨丹。能使人鐵骨軟化。





虹 倚

中國舊時代的社會對於守貞節的婦女却非常的尊崇可是尊崇極了又生出許多忌諱的問題出來什麼喜慶的會集也不許寡婦參加什麼歡樂的場所也不許有寡婦的蹤跡差不多視寡婦爲一種不祥之人在中國的社會寡婦的身分雖極優崇寡婦的地位可甚難自處那新寡的青年婦女一般社會上以及家庭中人人皆動了憐憫的思想自然格外的優加敬禮待到三年五載以後人人視那寡婦也不甚以爲奇髣髴寡婦身分是他命中注定守節是他當然應盡的義務那社會上和家庭間的待遇也漸漸淡了可是那忌諱的方式可愈來愈多所以中國的寡婦維持本身的貞操到毫不困難可是以寡婦的環境凌逼起來實在處處予人以難堪古今來飲泣吞聲的婦女葬送在淒苦幽鬱的境界不知凡幾即如盧慧芸女士因爲和陸玉樓有情義上的結合矢志給他守貞那是最好的一件事了誰知守節這件事不是單純的一件事處處要和淒厲的環境奮鬥必定要將自己的生趣完全斷喪淨盡宛如槁木死灰方能合上寡婦的資格



盧慧芸是一個活潑潑的女學生。但知道道德上貞操的觀念。一切社會上的忌諱。家庭間的困難。他當然一些不知。自做了寡婦以後。漸漸的親嘗起來。也漸漸感覺不便。別的不必提。單說那至親如手足的阿姊。現在每天見面。不過談了三言兩句。便回房與姊丈親熱去了。翁姑更是隔着一層。但有束縛的論調。沒有親密的愛護。如是者約摸有一年。光景恰巧慧芸的母親到上海來探望女兒。一見慧芸這樣憔悴可憐的樣子。不由老淚縱橫。慧芸看見母親哭了。止不住的痛哭起來。他母親是一個上年紀的人。深曉得寡婦的痛苦。心中本不以他女兒代未婚夫守貞爲然。但是大節凜然。其志可嘉。也說不出一個不

字。現在既到這步田地。也更說不出一個不字。看見女兒這等模樣。又不忍看他磨竭至死於無法之中。想出一個法子來。和親家母商議。接慧芸回母家去住些時候。散散心。略爲減少些悽苦的境界。以後每年半年住陸家。半年住盧家。變換變換空氣。比較上可以愉快些。慧芸的翁姑也無不可。當下慧芸便隨着他母親回杭州。

慧芸的杭州住宅在金芝蔴巷。本是他父親遺留下來的老宅子。他的住宅緊隣便是一個赫赫的鎮守使林國規的邸第。講到這林國規也是光復以後崛起的人物。以前的歷史也無從考證。現在他邸第之中。但有一位如花似玉的愛妾。名叫鳳梧。他愛妾的



名字爲什麼流傳到外面來呢。因爲鳳梧的前半段歷史雖是小家碧玉。實際上可很帶着些娼妓的色彩。鳳梧兩個字正是他從前有口皆碑的芳名呢。鳳梧自從嫁了林鎮守使以後。真所謂享不盡的榮華富貴。那也不消說得。因爲與盧家緊鄰。古人有句話。叫『遠親不如近鄰』。所以鳳梧常常到盧家來走走。盧慧芸回來以後。鳳梧見了他。又是憐惜。又是傾佩。又是歡喜。鳳梧是個生就伶牙俐齒的人和慧芸間長問短。起來慧芸是一個胸襟坦白的女子。便也和他說個不休。一次二次三次五次漸漸的愈加親密。鳳梧又常邀慧芸到他御第中去。有時林鎮守使出省去檢閱軍隊。鳳梧一個人在家寂寞。爽性留慧

芸在那裏住上幾天。總之慧芸和鳳梧竟結成了相親相愛的知己。因此把自己的悲哀境況也暫時拋撇了許多。面孔上的顏色也漸漸迴復到容光煥發的地位。不似在陸家那憔悴憂傷的氣色了。林鎮守使所往來的賓客。不消說得自然是一班軍閥武人了。好在天下承平。外侮不來。國中的軍閥除掉索餉以外。沒一些事體。樂得招致同袍看花醉酒。享那垂暮英雄的溫柔幸福。所以林鎮守使的邸第座上客常滿。衆客之中有一位崔將軍。論他的爵位却在林鎮守使以上。論他的軍權也實在林鎮守使以上。論他的年齡比林鎮守使小了十多歲。雖是手握軍符。呵叱千軍。還是一個三十上下的白哲少年。



呢。與林鎮守使總算是患難的弟兄。如今乘時應運。大家全貴顯了。自然是朝夕相聚。林鎮守使的愛妾鳳梧。崔將軍也是司空見慣的。內外更無避忌往來。愈形熱鬧。恰巧這一日。盧慧芸從林鎮守使上房裏出來。走過轎廳頂頭。碰見崔將軍幾乎撞個滿懷。慧芸臉上紅了一紅。低頭過去。也不理會。可是崔將軍見了慧芸。差不多是風魔了。張解元心想這樣淡雅宜人。風流倜儻的婦人。到沒見過呢。也顧不得轎廳上立着許多執槍持戟的護兵馬弁。立住了脚。迴過頭去。飽看慧芸的苗條後影。直等慧芸走出了大門。方纔拔脚進去。見了林鎮守使。忙問剛纔出去的少艾是誰。林鎮守使道。我們小妾往來的小姊妹很多。

究竟是誰。我還弄不清呢。崔將軍道。趕緊請你進去問一問。林鎮守使笑道。不必我去問。問了恐怕還不得要領。我們還是到上房裏去坐。你和小妾開直接交涉罷。他們兩人一晌開顏笑慣的。也不以為奇。崔將軍呵呵笑道。不敢。不敢。便一齊走往上房。見過鳳梧。崔將軍忙將剛纔所見的人衣服式樣身裁面孔一一和鳳梧說了。問那人是誰。鳳梧笑道。將軍忽忽一看。怎記得這樣牢。崔將軍也笑道。記不牢。也不來問你了。鳳梧道。哦。我道問的是誰。原來就是隔壁的盧小姐。便接着將盧慧芸的身世從頭到尾細說了一遍。崔將軍聽罷默然了半日。歎口氣道。唉。可惜可惜。這樣絕世人材。竟這樣的輕輕斷送了。嗎。老天也。



太糊塗了。鳳梧道：「我也這樣說，常常勸他不要這樣頑固，堅執起初他還要古板，現在被我勸勸他活動了好些，也肯到我這裏來打打牌，也肯和我出去看看戲了。」崔將軍道：「他會打牌嗎？」我們現在不是三缺一嗎？你可差人去邀他來入局。」鳳梧笑道：「那是不行的，他打牌是和我們女人打牌，不是男女合演，你想平白地拉他和一個陌生的男人打牌，我猜他一定不肯請他來，萬一不肯，豈不弄僵了？下次更不好說了。」崔將軍又嘆口氣道：「那不是絕望了麼？」鳳梧笑迷迷道：「真要打打牌，那也不難，不過不能性急，最好將軍和他有意無意的在這裏見幾面，大家混熟了，湊桌馬，崔將軍消遣似乎也沒什麼關係。」崔將軍聽罷，

連連點頭。林鎮守使在旁也笑道：「鳳梧看不出你到會拉……」正說到這裏，外面走進一個丫頭來，道：「外面黃旅長和江副官到了。」崔將軍道：「我們外面坐罷。」遂和林鎮守使出來，崔將軍欲出上房的時候，還對鳳梧拱拱手道：「拜託，拜託。」鳳梧也笑着點頭。鳳梧自從受了崔將軍的委任以後，見着慧芸，便有意無意的談起崔將軍，慧芸是常常在報紙上看見崔將軍的名字，如今聽見鳳梧說起，也是漫聽漫應，不以為意。鳳梧又盛稱崔將軍的才能，出衆武藝超羣，簡直要說崔將軍是韓信復生，周瑜再世。凡此種種，鳳梧具有深心，無非要增加慧芸對於崔將軍的信仰心罷了。



果然不多幾時慧芸在鳳梧那裏見着崔將軍了。見面時也是無意碰見鳳梧正式替他們介紹了一回。慧芸見了崔將軍心中一想聞名不如見面聽人紙上談兵說將軍怎樣怎樣的威武猛勇今日一見還不脫書生本色呢。第一次崔將軍和慧芸但說了些普通應酬話慧芸坐不久也便告辭也沒什麼特異的表現說也奇怪崔將軍自從和慧芸見過以後差不多天天到鳳梧房裏候着慧芸慧芸是天天去慣了的所以因此也天天見着崔將軍慧芸與崔將軍也一天比一天的熟識起來不像初見面的時候生澀羞赧了。

又隔了好些時候鳳梧臨時又邀了一位小姊妹連

同林鎮守使崔將軍四個人打牌恰巧慧芸走過來鳳梧推說有事立起來讓慧芸替他代打幾副慧芸窘住了便替他代表在慧芸呢做這打牌的代表沒甚榮幸可是崔將軍的心目中非常的歡迎這代表呢可惜打了兩圈鳳梧自己出席代表便退席了崔將軍心裏很怪鳳梧爲什麼不讓他一直代表下去不免怏怏可是到了第二天鳳梧沒請那小姊妹正式的請慧芸加入馬雀戰團慧芸有些猶豫不肯鳳梧道昨天已經打過了今天打打也沒什麼要緊橫豎有我在桌又有我們老爺在內怕什麼何況崔將軍又是熟人呢慧芸拗不過便坐下去打牌。

第三天慧芸到鳳梧那裏來得早些坐了一刻便要

國去鳳梧道爲什麼這早就走昨天不是約定今天原班再打牌麼崔將軍一會兒就來了怎麼可以失約慧芸搖搖頭道我想……不打了說着粉頸便低垂下去鳳梧也詫異起來子細問什麼原故慧芸忸怩道別樣沒有什麼不過鳳梧道不過怎樣慧芸道不過崔將軍不大老實腳在桌子底下常常要碰來碰去說罷臉也紅了鳳梧聽罷呵呵一笑道這有什麼要緊這並不是什麼稀奇的事體這是他們軍人的本分因爲在操場裏上馬下馬操慣了所以坐下來坐久了兩條腿兀自在那裏亂動不瞞你說我頭兩次和他們師長旅長一塊兒打牌他們也是這般神氣我嚇得把兩條腿沒處躲藏也不知他們是什

麼心肝用意後來慣了也不以爲異你莫錯疑了崔將軍慧芸經他這一解釋便亦不在意中這日仍舊和崔將軍一桌打牌如此一連幾日崔將軍也每天來盧慧芸也每天來彼此之間就有一個心電在那裏傳遞男女的情懷本來有種說不出的微妙的意思要是盧慧芸心中沒有意思他也不曾天天到林鎮守使家裏來了

情愛與黃金。如兩雄之不並列。

愈經困難之情人。其恩情愈篤。

人之初生。已賦有情愛之根性。

\*\*\*\*\*



# 星期指南針

不 鄂

世界的末日還隔得遠。人類的現象已漸漸到了末日了。在二十世紀時代仁義道德早已失了根據。那狡詐凶頑。却乘機佔住了位置。人類心裏所充滿的。都是無量無邊的嗜慾。那殺人謀財。叛友賣國。姦淫擄掠。欺詭驕諂。件件都像。是應該做的。能做到這幾件大事。便算是頂天立地的英雄豪傑。其餘鼠竊狗盜。盤剝敲詐等事。更算是每日的家常便飯。做了出來。人家也不覺得有什麼稀罕。不過說一句。這人還能夠不失他做人的本能罷了。至於那樣喚做禮法。

那條關於廉恥。恐怕十個人當中。或者有一十一個人不曉得的。就使有些知道這等道理。良心不肯全昧。那社會上一般的人。就要肆意譏說你。墨守舊章。涵蓄那半開化時代的惡習慣。不配在這二十世紀潮流裏。鬼混。咳。照這樣的再過二十年三十年。怕不就是人類的末日到了。不是滅種。也要淪於禽獸。可憐……可嘆……可愁……可怕。鮑恭儀博士。他是一位聰明正直。矯矯不羣的人。雖然處在這萬惡的二十世紀世界當中。却半點也沒有沾染這些。

普通。人。類。的。惡。俗。他。把。那。禮。義。辨。得。清。廉。恥。認。得。真。  
儒。大。的。心。房。腦。球。裏。面。不。容。絲。毫。貪。嗔。淫。妄。去。侵。尅。  
他。這。些。時。髦。的。人。都。說。鮑。博。士。枉。具。着。碩。學。通。才。的。  
聲。名。却。連。雞。鳴。狗。盜。的。本。領。還。沒。有。預。備。着。這。個。人。  
真。可。算。得。頑。固。老。舊。的。了。鮑。博。士。聽。了。這。些。信。口。雌。  
黃。的。話。他。也。毫。不。生。氣。只。是。我。行。我。素。不。與。他。們。同。  
流。合。污。佛。經。上。說。的。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鮑。博。士。他。  
却。能。夠。用。冷。靜。堅。定。的。手。段。去。抵。禦。羣。魔。他。的。道。力。  
也。可。以。想。見。高。深。了。

人。類。混。混。濁。濁。的。又。過。了。幾。年。罪。惡。的。進。步。一。日。千。  
里。人。心。的。機。械。愈。出。愈。奇。愈。使。愈。很。鮑。博。士。暗。暗。的。  
懷。起。愁。來。他。想。世。界。上。的。人。類。一。日。墮。落。一。日。將。來。

不。知。伊。於。胡。底。所。靠。着。我。一。個。人。獨。自。清。醒。不。爲。俱。  
化。也。不。過。保。全。了。自。己。一。份。子。的。人。格。對。於。大。衆。社。  
會。的。前。途。却。不。能。有。所。補。益。我。的。心。何。以。能。安。呢。他。  
便。想。連。用。玄。妙。精。深。的。手。段。從。醫。藥。上。着。手。去。治。療。  
人。類。卑。污。惡。很。的。病。症。他。的。博。士。頭。銜。雖。然。是。從。文。  
學。上。得。來。却。對。於。醫。學。一。門。別。有。心。得。比。起。西。洋。一。  
等。一。的。道。克。特。來。還。要。高。明。百。倍。他。想。定。主。意。以。後。  
從。這。日。起。便。逐。日。在。一。間。書。房。裏。參。研。那。醫。術。上。的。  
神。秘。久。而。久。之。竟。被。他。開。闢。了。神。秘。的。鎖。鑰。從。精。神。  
上。和。電。氣。上。化。驗。成。了。一。種。靈。妙。無。比。的。治。療。方。法。  
治。療。的。手。續。先。從。人。的。心。窩。外。面。施。了。幾。轉。磨。擦。的。  
手。術。覺。得。心。窩。裏。面。蓬。蓬。勃。勃。的。熱。起。來。了。然。後。用。



一支二寸多長特製的金針朝心窩裏慢慢的刺進去。刺到一半多深便停住了。叫受醫的人閉着目從鼻子裏猛呼吸着氣。緩緩的從喉間胸口收嚥下去。直到丹田如此接連呼吸三次便將金針拔出手續已完。受醫的就覺得驟然回復了清真的靈性。把他素來盤踞在心裏腦裏無窮的惡慾一齊拋逐。不知去向。作姦犯罪的魔鬼遁走了。循規蹈矩的正神便悠閒自在。安宿在心腦裏面。但是因爲世人的惡性染化的日子太多了。醫術雖靈。或者防他不能持久。所以治療之後。每過七日。遇着星期必須繼續照前治療一次。周而復始。按期施術。逐漸把人心裏面罪苗惡蒂連根拔去。纔可以永作善人。不至於再有萌

芽暴發的一日。

鮑博士創始了這奇異的治療法。製造了這支神針。以後就將這針取名叫做星期指南。因爲每逢着星期必定要用他去救除人類的罪惡。譬如軒轅黃帝破蚩尤雲霧的指南車。大海輪舟上引導方向的羅盤針。一般在這星期日裏萬萬少他不得的。這星期指南四個字就如奇峯特起。矗立在世界上。放大光芒輝煌四照。等候消滅一切罪惡的影子。起先鮑博士只拿他來試驗親戚朋友。一經試驗無不奏效。任是大奸大惡的人。祇叫受了這奇異的治療。一旦便會改變性情。換成一個慈祥愷惻安分守己的人。把從前妄作妄爲的心全然拋却。這鮑博士的手術也

可以算得靈妙異常了。

天下○的○事○情○起○先○創○作○的○時○候○任○你○如○何○與○時○相○背○  
為○人○側○目○只○叫○這○件○事○確○有○價○值○顯○著○成○績○那○背○時○  
的○便○會○得○變○做○趨○時○側○目○的○也○會○得○變○做○動○目○鮑○博○  
士○這○個○新○治○療○法○也○何○獨○不○然○起○先○他○開○始○發○明○的○  
時○候○社○會○上○都○嘲○笑○他○評○論○他○說○他○懷○着○癡○心○妄○想○  
做○人○間○的○救○主○只○可○惜○現○在○世○人○心○目○中○所○尊○為○救○  
主○的○却○是○搶○奪○詐○騙○這○幾○個○名○詞○任○他○的○手○段○如○何○  
高○強○恐○怕○到○他○這○支○金○針○爛○成○泥○屑○以○後○也○沒○人○高○  
興○去○請○教○他○呢○鮑○博○士○聽○了○若○無○其○事○不○放○在○心○裏○  
依○然○堅○持○他○的○毅○力○必○要○達○到○他○救○度○人○類○沉○淪○的○  
宏○願○而○後○止○好○容○易○先○將○他○的○親○戚○朋○友○苦○口○相○勸○

允○受○了○他○的○治○療○治○療○之○後○居○然○立○奏○奇○效○於○是○一○  
傳○兩○兩○傳○三○國○動○了○許○多○人○有○些○人○心○裏○好○奇○以○為○  
鮑○博○士○的○手○術○未○必○有○這○樣○靈○驗○不○妨○姑○且○去○嘗○試○  
一○回○看○他○究○竟○有○沒○有○移○心○換○腦○的○本○領○有○些○人○自○  
以○為○惡○根○已○固○萬○萬○不○是○區○區○醫○術○可○以○動○搖○得○的○  
不○妨○去○受○他○的○試○驗○試○驗○不○靈○便○好○拆○圻○鮑○博○士○的○  
臺○拿○他○取○笑○一○回○有○些○人○惡○業○未○深○性○靈○半○明○半○昧○  
聽○了○這○神○秘○的○治○療○方○法○却○是○真○心○願○意○去○受○度○脫○  
的○這○一○來○鮑○博○士○的○門○首○便○成○了○市○場○乘○車○的○騎○馬○  
的○步○行○的○紛○紛○前○來○都○要○和○這○星○期○指○南○結○一○個○心○  
腹○因○緣○鮑○博○士○不○勝○其○忙○他○却○樂○於○勞○瘁○悉○心○悉○意○  
的○救○普○衆○生○醫○好○了○一○批○又○是○一○批○先○是○那○社○會○上○



普通作惡或是混沌冥頑的人類來請治療後來那具着中等淫惡聲望的人材也羣集鮑博士的門庭請求醫治只有那不操戈矛的大盜最凶很最無賴的一班竊國賣國賊還是置若罔聞漠然不動

鮑博士見人類中三停已治愈了兩停只剩了一停最頑強不易覺悟的人還是負嵎未服他想憑我的技能總要把這一流人完全感化才能了我的心願他便又添製了幾枝星期指南將技術傳授了幾個熱心向善知己的朋友請他們周游各處去傳布這星期指南的功效自己除了每日應接求醫者外暇時便帶了這度世金針向通衢大道宣講功效在露天裏試驗他的手術一本至誠和當初釋迦牟尼佛

在菩提樹下講經布道的虔心差仿不多經過了許多時候居然從舌敝唇焦當中勸動了那一班元凶巨惡的心便也陸續登門請受療治鮑博士拿着星期指南在他們心窩裏一刺以後便都恍然自失大澈大悟痛改前非等到過了幾日一星期將滿的時候便各各耽着憂愁恐怕自己消滅的惡根性復發屈指挨到滿一星期的這一天都早早的上鮑博士的門來請求施展第二次的治療從此世界裏面完全變成善人所處的樂國連那倉頡聖人所造的惡字也沒有人願意去寫他了

這時候那神奇靈異的星期指南譽望隆重普天下的人就沒一個不心誠悅服的去紀念他都當他是

導引黑暗的明燈改造善惡的神斧這持燈握斧的良師大匠便是那苦心孤詣抱負宏深的鮑博士鮑博士的願望既然達到他對於世界人類盡了這百千萬億分的義務他的心也快樂極了人家對他說道你的義務盡了這許多倘若要報酬你的權利起來只好將全世界統統讓與你了鮑博士笑道你以為我沒有權利享受着不知道我所享受的權利還比金錢土地要強多咧那人道照你說來你的權利究竟在那裏鮑博士道就是我目中所瞧見的和光淑氣耳內所聽見的善語慈聲使我腦筋裏心坎裏感受無窮的愉快這筆重大的報酬豈不是勝過享受金錢土地的權利萬萬倍嗎鮑博士說完以後慢

慢的踱到治療室中看他所創造發明的金針經他定名喚做星期指南的兀自端端正正的安放在朝南的一張檯子上發射那燦爛明華的光

匹

笑

有人至飯鋪點饌用雉候之許久雉猶不見送來因呼舖夥曰我何時方得食雉答曰如再有客點雉者當得食蓋余不能為君殺半隻雉也





# 平等主義

張碧梧

話說有這麼一天各大日報上都登着一段很觸目的廣告標題是五個大字『平等之先鋒』是用木頭刻的筆畫既粗且大所以登在報紙上好似一隻貓頭鷹站在一羣小麻雀裏格外惹得人家注意那標題下面說道『梁叔文先生素抱平等主義一生精力泰半用於鏟除階級制度惟以中國數

千年來四百兆人民無不心存階級之念故先生用力雖猛而成效卒未大著凡知先生者莫不爲先生嘆惜焉茲者先生覺悟著書之說僅能感化上等社會而不能影響及於其次故先生不惜口舌之勞復擬實行口頭宣傳俾普通社會中人亦能受其德力現已定於本月十日下午三時假平等促進

會爲先生講演之場想先生出其胸中之主張掉其燦花之妙舌必有驚人之論凡先生之親友及向所景仰先生者屆時幸早蒞臨切莫失此好機會也』下面具名的有二十三人之多姓名不必細表想來定都是崇拜這位梁叔文的了自從這段廣告登出之後居然轟動一時有如當年譚培鑫到上海演戲祇須廣告登出不問向來喜歡看戲和不喜歡看戲的人都得爭先恐後往戲館裏走一遭又

好○似○前○幾○年○盛○杏○蓀○大○出○喪○無○論○  
男○女○老○幼○都○擠○到○馬○路○旁○邊○看○上○  
一○看○梁○叔○文○的○這○段○廣○告○却○也○有○  
這○般○魔○力○那○班○看○報○的○人○見○了○這○  
段○廣○告○自○然○一○口○氣○念○上○好○幾○遍○  
一○若○少○念○一○遍○就○記○不○清○那○開○會○  
的○地○點○和○日○期○似○的○見○了○朋○友○又○  
都○把○這○件○事○當○做○談○話○的○資○料○所○  
以○茶○館○酒○店○裏○都○是○這○麼○一○片○聲○  
浪○這○樣○一○傳○十○傳○百○到○後○來○就○  
是○那○些○向○不○看○報○和○不○識○字○的○人○  
也○都○曉○得○了○這○回○事○他○們○雖○不○認○

識○梁○叔○文○是○誰○講○的○是○甚○麼○道○理○  
但○以○爲○大○衆○既○講○得○這○般○熱○鬧○想○  
來○定○有○些○頑○意○兒○到○了○那○天○必○得○  
去○聽○聽○纔○是○  
光○陰○過○得○很○快○一○轉○眼○的○工○夫○已○  
到○了○十○日○的○下○午○那○個○平○等○促○進○  
會○門○前○扯○起○兩○面○五○色○國○旗○和○許○  
多○萬○國○旗○趁○着○風○勢○都○在○那○兒○搖○  
搖○擺○擺○好○似○很○爲○得○意○還○有○一○班○  
音○樂○隊○呀○呀○呀○吹○打○個○不○住○簡○  
直○和○那○些○滑○頭○商○店○大○減○價○借○此○  
招○徠○主○顧○一○般○到○會○的○人○真○是○人○

山○人○海○不○計○其○數○坐○汽○車○來○的○也○  
有○坐○馬○車○來○的○也○有○至○於○包○車○黃○  
包○車○更○是○不○知○有○多○少○都○一○字○兒○  
排○成○個○車○陣○還○有○許○多○步○行○來○的○  
人○就○在○這○車○陣○裏○穿○來○穿○去○都○一○  
窩○蜂○的○向○會○場○裏○擠○這○個○平○等○促○  
進○會○房○屋○雖○是○寬○大○却○被○他○們○擠○  
得○水○洩○不○通○站○在○會○場○裏○面○的○人○  
祇○能○擡○起○頭○直○向○着○講○臺○上○一○動○  
也○不○敢○動○因○爲○若○一○動○時○就○得○撞○  
着○旁○邊○人○的○頭○說○不○定○被○人○家○罵○  
上○幾○句○兩○隻○臂○膀○也○祇○好○交○組○在○



胸前不能垂在左右因爲他的左右早沒有容他勝臂的餘地了他們這般擁擠自然很不舒服可是沒一個人退了出去原來大衆心裏都得見識到這位梁叔文聽了他的議論方覺甘心可是這時還未到三點鐘梁叔文不會登臺他們無法就不約而同大聲疾呼請他早些出來梁叔文見大衆這等歡迎他心裏自是十分快樂說不得就早些登臺能於是他就含着一臉笑容慢慢的走到臺上除掉

帽子向着衆人點了一點頭放開響亮的喉嚨先說了許多客氣話他說這話的時候神情很爲活動不住的跳來跳去活像變滑稽戲法的那個董別聲登臺獻藝的神氣他手裏還拿了一根很長的香烟嘴更像魔術先生用的魔棒他說完客氣話後稍爲停了一停就又提高聲音說道

諸位聽着你們想世界上的人類雖有種族的不同容貌的各異可是講到五官百體都是萬人同樣毫無一些分別一樣的人由父母的精血成功個人形一樣的吃飯穿衣維持着生活一樣的用手拿物一樣的用脚走路推而至於大小解也都是這樣那麼爲何人類當中有尊卑長幼貧富貴賤種種的階級呢照禮教上說雖有尊卑照年歲上說雖有長幼照境遇上說雖有貧富照身分上的說雖有貴賤其實這些尊卑長幼貧富貴賤不過是一種假定的形容詞

## 平等主義

拿來形容人類暫時的景況罷。了諸君不信我有各種的比喻。諸君聽了自然覺得我所主持的理由委實有充分的真理。一些都不錯呢。譬如父子二人。據一般人說起來自然是父尊子卑。可是今日的父就是從前的子。今日的子也就是將來的父。這樣說來一個人既不能永為人父。也不能永爲人子。那麼還有甚麼尊卑可言呢。再說長幼。那就更不值一笑了。誰不是從

小長大的。今日的大人。『指年歲之大』何必向着將來的大人倚老賣老呢。至於貧富講起來。真正令人傷心了。因爲當今的人類對於尊卑長幼兩種階級。雖未能完全鏟除。却已看得不甚注重。可是這貧富階級的觀念。格外橫梗在人人的心目中。你們且看如今有錢的人。那個不去趨奉他。那個不去拍他的馬屁。把他捧到九天之上。他所做的事。雖是不近人情。有違

## 四

公道。人家還得贊他聲好。甚至再幫助他做去。可憐那班窮人。祇因少了幾個錢。他的人格和智力就此斷送了。了他雖有道德。雖有學問。那個去理睬他。他終身祇能做人家的奴隸。供給人家驅使。再也莫想出人頭地了。然而我却非常反對這種現象。因爲人和財是兩種物質。應當分別立論。不能併作一談。譬如有一個人。他雖然有錢。但他是個不講道德。毫無靈性的人。



我們就得看輕他。不把他當個人。再假定有一個窮人。他除去沒有錢。是他終生的缺憾外。但他所作所爲。對於道德和良心。上都很能美滿。那麼像這種人。我們能個不尊重他麼？自然是。很崇拜他的了。況且錢是含有流通的性質。今天到東。明天又到西了。所以今日有錢的人。他雖有金穴銅山。富可敵國。却保不住他將來金穴不塞。銅山不崩。今日一貧如洗的人。也說不

定他幾年之後。已面團團做了富家翁。我們明白了這個道理。就可斷定世界上。面決沒有真貧和真富的人。既然沒有這種人。又那裏有貧富的階級呢？如今我要講到貴賤的階級了。這種階級格外是變幻無定。我不必講甚麼深奧的道理。證明他的變幻。就拿最近的事實做個明證。能當安福黨人勢力最盛的時候。那幾個重要的黨人。誰不是國務總理。或是甚麼總次

長。位高權重。總能當得起這個貴字了。後來一旦失勢。頃刻之間。就都變成了罪魁。狼狽不堪。逃走出去。他們的照片。還掛在交民巷口。簡直和火車站上掛的竊賊照片一般。無二到了這時。真是卑賤萬狀。貴於何有？這是由貴而賤的鐵證。再說由賤而貴的。就像今日那班督軍。受過高等軍事教育。正途出身的。原也不少。可是從前本做強盜。乘着這擾亂的時勢。借着他的手

## 平等主義

下。狐。羣。狗。黨。如。此。勢。力。竟。然。做。了。督。軍。的。也。未。嘗。沒。有。這。種。人。像。這。種。脫。胎。於。強。盜。的。督。軍。不。就。是。由。賤。而。貴。的。證。據。麼。統。觀。我。上。面。所。說。可。見。得。尊。卑。長。幼。貧。富。貴。賤。都。是。時。有。變。動。捉。拿。不。定。的。所。以。這。種。種。的。階。級。都。沒。有。存。在。的。價。值。應。當。一。律。鏟。除。而。促。進。平。等。主。義。鄙。人。素。來。就。抱。定。這。種。平。等。主。義。生。平。也。不。知。費。了。多。少。心。血。努。力。進。取。幸。已。漸。漸。有。些。功。效。了。如。今。且。

把。我。平。日。實。行。平。等。主。義。的。種。種。行。爲。講。給。諸。位。聽。聽。如。有。失。當。的。地。方。諸。位。儘。可。指。教。倘。有。妥。善。的。所。在。諸。位。也。不。妨。仿。而。行。之。我。們。若。能。結。合。同。志。同。心。協。力。促。進。人。類。的。平。等。則。平。等。主。義。實。現。的。日。期。當。不。甚。遠。人。類。既。已。平。等。世。界。自。然。也。大。同。了。我。既。有。父。母。也。有。子。女。但。都。是。平。等。對。待。倘。我。父。母。有。了。錯。處。我。就。得。嚴。聲。厲。色。的。責。備。他。們。不。因。爲。他。們。的。名。分。是。我。的。

## 六

父。母。也。不。因。爲。他。們。的。年。紀。比。我。大。我。就。姑。容。他。們。如。果。我。有。了。不。是。我。的。子。女。也。可。以。申。斥。我。我。決。不。自。居。尊。長。見。怪。他。們。我。見。了。富。貴。的。人。從。不。曾。恭。維。他。們。拍。他。們。的。馬。屁。但。以。前。我。想。借。他。們。的。吹。噓。張。揚。我。的。名。氣。或。是。手。頭。不。便。想。向。他。們。借。幾。個。錢。時。也。曾。說。過。幾。句。好。話。但。是。我。有。利。用。他。們。的。地。方。所。以。這。個。應。作。別。論。有。時。我。見。了。貧。賤。的。人。我。反。而。很。重。視。他。們。



優待他們決不肯驅使他們把他們專做我的牛馬所以我家裏不用僕人無論對外對內的事都是事事躬親我出外的時候也不坐車子都是步行往來因爲僕人和車夫和我是一樣的人我何能使喚他們妨礙平等主義呢總而言之我們不要講究平等主義那就罷了如要講究時對於一切的人類都得同等看待不能有一些歧異這就是平等主義的真精神了

看官們呀梁叔文演講的這篇大道理雖是似通非通但他的勢力竟然普及到社會上去了原來那班聽他演講的人聽他說得委婉曲折都非常的佩服他個個心想摹仿他的行爲做一個實行平等主義的大人物也好在社會上出一番風頭但是要鑄除尊卑長幼的階級事實上有許多困難一時却不能辦到若不去拍富貴人的馬屁却也是諸多不便因爲本身的生活都仗着富貴人來維持一

且和他們翻了面孔不去做他們的牛馬却當做和自己一般人看待他們那肯再來維持那不是實行平等主義却是自尋死路了所以這一層也不能個實行至於和貧賤人親近些客氣些不去使喚他們這却是件很容易的事頃刻之間就能實行起來當時那班人心理都存下這個想頭走出平等促進會大門就首先不坐車子任憑那些車夫千呼萬喚連頭也不回都搖搖擺擺各自步行回家回

到家○中○又○立○刻○請○過○所○用○的○僕○人○  
 叫○他○們○坐○下○向○他○們○低○聲○下○氣○說○  
 道○如○今○我○要○實○行○平○等○主○義○了○不○  
 應○該○再○使○喚○你○們○請○你○們○回○家○去○  
 罷○那○些○僕○人○雖○不○懂○他○們○說○些○甚○  
 麼○但○主○人○既○要○辭○歇○也○祇○好○收○拾○  
 行○李○另○覓○主○顧○可○是○再○也○尋○不○着○  
 個○主○顧○了○這○麼○一○來○就○引○起○社○會○  
 上○絕○大○的○恐○慌○第○一○發○難○的○就○是○  
 那○班○黃○包○車○夫○原○来○他○們○自○從○十○  
 日○那○天○梁○叔○文○講○演○平○等○主○義○以○  
 後○每○天○出○了○租○錢○把○車○子○租○来○在○

馬○路○上○兜○来○兜○去○總○沒○有○人○来○呼○  
 喚○有○時○見○了○衣○服○齊○整○的○人○拖○着○  
 兩○隻○脚○分○明○已○走○不○動○路○了○就○連○  
 忙○上○前○去○問○他○可○要○車○子○他○却○笑○  
 嘻○嘻○道○我○們○實○行○平○等○主○義○了○再○  
 也○不○坐○車○子○了○他○們○不○坐○車○子○原○  
 不○打○緊○可○是○這○班○車○夫○沒○處○賺○錢○  
 生○活○上○就○發○生○了○危○險○起○初○他○們○  
 還○不○明○白○這○是○甚○麼○道○理○後○来○有○  
 一○個○車○夫○的○鄰○居○是○一○位○窮○教○書○  
 先○生○初○十○那○天○他○也○曾○到○平○等○促○  
 進○會○去○聽○梁○叔○文○的○演○講○如○今○見○

了○這○種○情○形○料○定○是○梁○叔○文○惹○出○  
 來○的○他○就○一○五○一○十○告○訴○了○那○個○  
 車○夫○那○個○車○夫○又○去○告○訴○他○的○同○  
 伴○他○們○這○纔○恍○然○大○悟○也○就○開○了○  
 一○個○黃○包○車○夫○聯○合○會○公○推○一○個○  
 資○格○最○深○的○黃○包○車○夫○充○當○首○席○  
 會○議○結○果○說○是○梁○叔○文○既○不○許○人○  
 家○坐○我○們○的○車○子○我○們○就○沒○有○飯○  
 吃○我○們○與○其○餓○死○還○是○一○齊○向○他○  
 去○要○飯○吃○大○衆○都○贊○同○於○是○羣○情○  
 洶○洶○直○奔○梁○叔○文○家○去○了○  
 却○說○這○時○梁○叔○文○家○正○開○着○家○務○



直鬧得個天翻地覆不亦樂乎你道爲了甚麼事呢原來昨天晚上梁叔文在外面酬應回家的時候已是夜半二點鐘了他本是首先實行平等主義的人家自然不會僱用僕人於是爬起身來替梁叔文開門這一件事就成了一個很大的問題梁叔文的父母年歲都已很高手脚都有些不便雖是聽見有人敲門也明曉得是他的兒子却因睡了下去懶得再爬起來至於他的子女却又是年輕的人

夜裏睡得和死豬一般不會聽見敲門的聲音所以累得梁叔文站在門外足足敲了一個小時幾乎把兩隻手都敲得腫了喉嚨也喊得啞了却仍舊沒人來應門後來還是和他同住的一個人家起來把門開了梁叔文這纔走進門來可是心裏萬分鬱氣止不住無名火直冒沖上來但他並不去責備他的子女却衝到他父母的牀前一伸手把帳子揭起見他父母都是醒着就格外發怒向着他父母

罵道你這兩個老骨頭越吃飯到越懶了既然不會睡着就應該聽見我敲門就應該立刻起來開門爲何假作死人一聲也不響呢我平時給飯你們吃給衣你們穿爲了甚麼這一些兒小事也不能替我做麼你們既是這等好吃懶做從今以後我再也不養活你們看你們吃甚麼穿甚麼起初他的父母本不理會他後來見他越罵越起勁一股怒氣也就按捺不住他父親就一骨碌跳下牀來也罵道

你是我的兒子。你敢不養活我麼？你還敢罵我麼？梁叔文道：名分上你雖是我的父親，但我是實行平等主義的大人物，却不識得甚麼叫做父子。他父親道：然而我不懂甚麼叫做平等主義。你畢竟是我的兒子，你竟敢罵我，我就得打你。說時，就拿過放在牀面前的一根龍頭拐杖，照着梁叔文打來。梁叔文囑道：這種野蠻的手段，不應該對待你的文明兒子。他父親道：管他野蠻也好，文明也好，我且打你。

個結實那根龍頭拐杖，就不住的向梁叔文打來。梁叔文毫不退讓，就上前去奪取那根拐杖。於是父子二人就扭作一團。梁叔文的母親還睡在牀上，但見他們打到這樣，真個急了，也就爬下牀來，用力去打梁叔文。他們這樣一鬧，梁叔文的子女都被鬧醒了。最大的一個兒子不知是甚麼事，就跑來看熱鬧。一見他們打得一團，就問他父親：大喝一聲，道：他們兩位老人家早已安安穩穩上牀睡覺，你

爲何和他們相打？這個定是你的不是。且待我來打你。小孩子的手腳畢竟靈活，他縱身一跳，早已到了他父親的面前，再把身子向下一彎，已把他父親的一隻腿抱在懷裏，用力向後一推。梁叔文立身不住，就撲通一聲，跌倒在地上。但嘴裏罵道：你這個小狗才，也敢來打我麼？須知你是我養下來的。他兒子道：我不懂得這個，但我祇記得你常常說要實行平等主義，就沒有甚麼尊卑長幼。那麼你有



了。不是。我。爲。何。不。能。打。你。呢。梁。叔。文。被。他。兒。子。這。麼。一。說。到。弄。得。啞。口。無。言。一。聲。不。響。他。們。祖。孫。三。代。打。了。一。夜。直。到。了。天。明。方。纔。住。手。打。的。結。果。梁。叔。文。的。父。親。打。壞。了。一。隻。腳。躺。在。地。上。哼。聲。不。止。梁。叔。文。的。兒。子。手。上。的。皮。擦。破。了。一。大。塊。捧。起。這。一。隻。手。大。喊。大。哭。至。於。梁。叔。文。別。處。都。沒。受。傷。祇。是。額。頭。上。被。那。龍。頭。拐。杖。打。成。一。個。小。洞。鮮。血。直。流。變。成。一。個。紅。臉。氣。憤。憤。的。坐。在。一。張。椅。上。再。也。不。作。一。聲。

了。正。在。這。個。當。兒。忽。聽。得。外。面。人。聲。鼎。沸。大。門。上。也。敲。得。震。天。價。響。還。聽。得。有。人。喊。道。快。把。梁。叔。文。拖。出。來。他。講。甚。麼。平。等。主。義。教。人。家。不。坐。我。們。的。車。子。我。們。沒。處。賺。錢。向。他。要。飯。吃。呀。這。一。片。聲。浪。却。把。個。梁。叔。文。嚇。呆。了。心。想。自。從。我。那。天。講。演。之。後。人。家。果。然。都。不。坐。車。子。我。那。一。次。的。講。演。總。算。收。了。絕。大。的。功。效。如。今。這。班。車。夫。鬧。到。這。裏。來。和。我。要。飯。吃。我。到。沒。法。擺。佈。呢。方。纔。我。和。父。親。及。兒。子。相。打。祇。

一。個。因。是。老。頭。兒。一。個。是。小。孩。子。我。還。抵。擋。得。住。若。和。這。班。車。夫。打。起。來。我。真。是。雞。蛋。和。石。頭。撞。了。萬。一。被。他。們。冲。進。大。門。來。我。的。性。命。就。一。定。難。保。還。是。三。十。六。着。逃。爲。上。着。能。當。下。梁。叔。文。嚇。得。渾。身。發。抖。輕。輕。的。開。了。後。門。朝。外。一。看。幸。喜。沒。有。一。個。車。夫。他。就。一。溜。烟。逃。出。後。門。向。荒。野。無。人。的。地。方。逃。去。不。提。防。迎。面。撞。見。一。個。人。一。把。拉。住。梁。叔。文。道。你。不。是。梁。叔。文。麼。你。不。是。實。行。平。等。主。義。的。大。人。物。麼。

## 一個最珍貴的洋囡囡

爲何這等模樣。梁叔文見這人不。是車夫。纔敢回答道。我正是梁叔。文。但是我再不講平等主義了。因爲我講這個主義。就幾乎被人家打死。你莫拉住我了。快讓我逃去罷。梁叔文沒命的向前逃。這人却哈哈大笑着。道。照你這樣實行平等主義。早就該被人家活活打死。因爲你並不是個平等主義的實行者。却是個平等主義的大罪人啦。



## 一個最珍貴的洋囡囡

清波

美國富豪慣作豪舉。雖一器一玩具之微。往往窮極奢侈。有糜萬金而不惜者。客有談某年某大地主之女。於耶穌誕日。得其父所賜一洋囡囡。其面部則出之美國著名彫刻家特生却之手。其價值已可驚。其胸部又安裝一蓄音機。囡囡之櫻唇。得時起時閉。發爲種種之滑稽語。妙目亦能開闔自如。囡囡之背附有一機軸。略一撥動。囡囡能行動自由。降階升堂。如自然人。此外復爲備三衣箱。箱中滿貯囡囡應用之服飾。以爲囡囡更衣之用。鞋帽手套。無不應有儘有。更爲囡囡備一寢室。室之材料。亦爲極堅固珍貴之木所製成。室內電燈電鈴。以迄牀榻櫥椅。零星用品。化裝器具。一一咸備。綜計此一區區洋囡囡。所耗已達美金八千元外。嗚呼奢矣。



## 社會百問題

商業雜誌

市隱

我說中國人的商店對於主顧往往有種不親切不高興的態度這最是一件惡習慣有許多店舖定價不劃一因此而生出詬言鬭毆的事情來這倒也不必去說他了就是劃一不二的店舖中也常常對於買客具一種傲慢的態度這也是商業道德中一件應當注意

社會百問題

交易所現形記

一



## 交易所現形記 (五)

老主顧記述

### 第三回

訂婚繼續小姐多情 謀事委屈姨丈落拓

上回說到祝銳夫一個人正在心裏盤算怎樣與支那交易所對敵却走進一個女郎銳夫一驚非同小可但是不敢露出痕跡一面請他坐下一面叫西崽進來開了一瓶汽水西崽開了汽水自去銳夫陪着笑問道唐小姐今天從杭州來麼住在那裏我因為預先沒得到你來滬的消息所以不會到車站迎接多多失禮唐小姐板起了臉也不與他客氣劈口就問道從前交給你的存摺在那裏快些還我不可有誤銳夫心裏想你這丫頭倒很利害我當你怕羞不敢再來要這筆款子了誰知過了三個月依舊來討不知他那裏得知我在這裏虧他有尋處

的事啊。

這個風氣。北方要好得多。北京。天津。濟南。這幾處地方。比較上海。蘇州。杭州的商店。要客氣得多。從來沒有這樣冷氣不接熱氣的。不過近年來。北方的店舖。對於買客也漸漸沾染些南方的習氣。有人說。這是南方的夥計。到北方去的漸漸多了。把北方人也引壞些了。這是就店舖開設的地理而言。再把店家所用夥計的籍貫說一說。大約頂氣板的是廣東人。其次要

呢。現在他向我。要這存摺。明明要款子。我現在還是索性硬一硬。吃冷了呢。還是如數還了。與他一時捉不定主意。不免頓了一頓。唐小姐把潔白如玉的兩隻手。在桌子上拍了幾下。豎起柳眉。睜圓杏眼。發怒道。你究竟交還我。不交快些。說銳夫被他逼得沒法。只得承認。還他。唐小姐伸手就要銳夫。道現在家裏等開過了會。再去拿了送還你罷。他們說時。西恩見有些古怪。却在門縫裏張看。唐小姐覺着。一想。父親到上海。常住在這裏。西恩不知可認得我。此事不能被父親知道。西恩張着。很是壞事。就轉了口風。道既然如此。我晚上到你家裏來拿罷。我現在要去了。說罷。立起身來。就走。銳夫見來得突兀。去得匆忙。好生奇怪。但是他要去。却巴不得他去。就立起來。送出房門。唐小姐嫋嫋的出去。剛出大門。忽然一輛汽車。停在門前。車裏走出一個人來。見是唐小姐。連忙招呼。說那天來的。現在可有事。何妨進去談談。唐小姐也不推却。兩



算鎮江人宛同一塊殭石再其次  
是寧波人喜歡多說話而所說的  
話往往使人不愉快其次蘇州人  
說話尖刁侮蔑買客也是常常有  
的江北人出口穢褻往往不自覺  
這都是店夥的惡習慣

然而店夥的侮蔑買客終未有如  
上海之甚者我述兩件事可以博  
人家一笑

南京路有一家寧波人所開的南  
貨店他自命是個老牌子人家去  
買東西就是一副板板六十四的

人走到裏面一間房裏坐定唐小姐先開口道尤慕白先生你是一向  
與祝銳夫是朋友也是一向我們家裏走動的我把件事情告訴你你  
倒替我想想銳夫這人有沒有良心慕白道倒底怎麼一回事你快告  
訴我能今天開發起人會咧唐小姐便一五一十的告訴慕白原來唐  
小姐就是杭州唐潤生的女兒潤生在前清做了幾任實缺道臺很多  
着幾個錢膝下只有此女愛如掌珠所以唐小姐要什麼是什麼唐小  
姐却只愛向父親要錢做私房父親也予取予求毫無阻止那時尤慕  
白是他們的門客祝銳夫是賬房後來不知怎樣銳夫與慕白都很得  
法自去營業潤生境况却慢慢的衰頹下來了倒是慕白却仍顧念舊  
情時常去走走銳夫是貴人多忙也沒有去過唐小姐的小貨錢沒處  
安放就託銳夫代存銀行銳夫慫恿他做股票生意說得天花亂墜唐  
小姐倒底女流之輩並且瞞着父母沒人商量却落了他圈套做了幾

面孔有一天有位朋友到他店裏去買東西。恰巧他們在那裏吃飯。照商店的規矩。無論在吃飯的時候。倘有買客上來。當然要放下飯碗。做完生意後。再行吃飯。那南貨店裏。却雖有買客上來。他還是吃他的飯。這位朋友。因為在吃飯時候。只好等他。及至吃完了飯。可以來應酬買客了。他却還是慢吞吞的擦臉。和別個夥計講話。那朋友的惱他。他愛理不理的說等一等。有甚麼要緊。那朋友也只好耐着氣。

次輸贏皆有。沒有多大進出。這時恰巧唐小姐在上海學堂裏讀書。非常自由。索性到支那交易所裏做交易了。也是聽的銳夫之勸。誰知却輸去八千多銀子。倒喪了半生積蓄。三分之一。唐小姐就此不很信任銳夫。銳夫心還不死。仍勸唐小姐做交易。總算翻本出了贏錢。這時候唐小姐結識了一個西醫楊心田。兩情綢繆。因此訂了婚約。但是那楊醫生很窮。唐小姐慨然把一切新婚的經費都自己承認擔負。絲毫不要心計。計劃。所以就問銳夫去要還款子。銳夫推三諉四。支吾其詞。不肯把存款交出。却又不敢賴掉。因為唐小姐很有見識。交款子與他的時候。却向銳夫要了一張收據。藏着。現在唐小姐急於要用。見他如此推諉。就把賺來的紅利完全送與銳夫。自己的原本要他馬上歸還。不意他父親在杭州知道此事。本來不很贊成自由結婚。却因只得這個女兒。不便過於拗他。就由他自己作主。不過問他。你究竟那裏來的錢。



等他及至擦好臉。他還是不來到。賬桌上取了一具水烟袋。吸了有半個紙撮的辰光。然後走到櫃檯邊。說買什麼東西。那位朋友索性耐足氣等他。心中却非常憤怒。當時他便說買花生若干斤。白糖若干斤。南棗若干斤。桂圓若干斤。叫他一個個的包起來。堆滿了一櫃。檯計算價值。總要十幾塊錢的光景。包好了。那朋友說。你算一算。我去告一個小便。他就此溜之大吉。他以後告訴人說。我當時恨極了。

何以我問你。借你不肯答應呢。唐小姐矢口不承認。潤生恰巧手頭很窘。并且有三千兩銀子。借款到期。見他女兒如此不肯通融。倒也很怒。就寫信問銳夫。銳夫拿了信。與唐小姐商量。唐小姐叫他一口回絕。說并無此事。都是謠言。潤生不許女兒到上海念書。所以隔了兩個多月。沒有來。要又不肯寫信。恐怕被父親查出。却樂得銳夫財迷了心。就把這錢去做支那交易所股預計。賺了是我的。蝕了是唐小姐。幸而支那股票大漲。進進出出。一共賺了七萬餘元。恰巧支那交易所三十九號經紀人的代理人沈伯英。也是杭州人。他的妻子許佩貞。是小時與唐小姐同學。一向往來。告訴唐小姐。說道。丈夫回來。說起他號子裏別個客人多。蝕本獨有唐記。却賺了三萬多塊錢。現在又進了一百股本。所股怕要大漲。咧。唐小姐聽了。心裏明白。就寫信與銳夫。說投機事業風險太大。我不敢再做。你趕快把我存款歸清了罷。唐小姐此着原因。婚

尋尋他小開心也好。於他店中是一毫沒有損失。罰他一個個包起來。再罰他一個個解開來。稍出我胸中之氣。但是他也總算是惡作劇的了。

還有一家是衣莊。開設在城內。對於買客也常常有一種不親切的態度。那年冬天。有一個鄉下老兒。穿了一件黑布羊皮馬褂。青布的袍子。走過那衣莊門口。那衣莊門口掛出一件貂套。鄉下老兒注視了半晌。又把手去翻弄。店夥見

期日近。須得製衣買東西。亟於要用錢。而且心裏要想添個藥室。在英大馬路大廈里。也要置備生財。唐小姐連寫了幾封信與銳夫。並無回音。所以趕到店裏打聽。得在一品香開會。所以當面去找他說話。現在又遇見了慕白。便把這一情一節告訴慕白。慕白這人倒還仗義。想想自己從前受過他父親好處。所以當下便應允把此情轉達。銳夫叫他趕快把存款歸還。又勸他何不提出一筆款子來。叫心田也做個發起人。將來靠得住發財呢。唐小姐說道。怕不見得罷。慕白道。不瞞你說。講句自誇的話。我尤慕白生平沒有看過事情。當初尊大人不肯信用我的言語。倒底吃虧不少。依我愚見。交易所事業很可做。得不過上海的事情。都搶一個先。待能賺錢。拾人牙慧。做馬後砲。却就利息微薄了。唐小姐耳朵很軟。又因慕白素來比銳夫老成。所以就應允了。慕白道。既然如此。今天我就介紹心田進去。就由你暫去做代表。列席何如。唐



了呵斥道：你還不乾不淨的手，換他做甚？鄉下老兒道：我看看揭票要多少價錢。店夥道：你買得起嗎？要一百塊洋錢咧。店夥之意，以爲鄉下人那裏買得起貂套，不必同他多講。只一百塊洋錢，已經也足嚇倒了他。誰知那鄉下老兒，不慌不忙，便在他黑布馬褂的袋裏，掏出一個破爛的皮夾來，拈出一張一百塊的鈔票來，說：一百塊就是一百塊。那時店夥被他怔住了，說不出話來。其實這一件貂套，足值

小姐爲人本來很能幹，也不怕羞澀，就與慕白一同到六十四號裏去。這時候房間裏已有十幾個客人，大家見唐小姐進來，都很納罕。慕白不慌不忙，一一介紹大家，聽得加入一位新發起人，都很歡迎。銳夫却很沒精打彩，也是無可如何。慕白拖銳夫到別的房间裏，附耳談了好久。銳夫道：不瞞你說，賬都查得出的，那裏賺有十萬？一古腦兒還不到兩成。你要壁蟹腳，就送你五千。何如？慕白道：你倒輕描淡寫。唐小姐人很利害，要是知道了，至多送你一千二千，其餘的你也吞不下的。不瞞你說，他現在只曉得你賺三萬塊。銳夫依我的意思，只算由我疎通的你把原本如數歸還了，以外把賺頭還了他二萬，其餘的五萬我們二人兩不吃虧。二一添作五，就是了。銳夫兀是不允。後來堅持了好久，才支配定。當銳夫辛苦了一陣，就派七成。慕白既然知道此事，插了嘴，就派三成。兩人說妥，仍回六十四號，却見大華銀行的經理何松濤、合昌顏

四百多塊錢。他想一百塊錢也就  
可以嚇倒那個鄉下人了。誰知遇  
着這個鄉下人。識貨而又有錢。店  
夥於是大窘。一百塊錢萬不能買  
給他。而鄉下老兒。就說他說一百  
塊錢。我又沒有少給他。一定要買。  
後來店主人出來和解。向鄉下老  
賠禮。方算完事。鄉下老便把店夥  
訓斥了一頓。說老弟。你做生意的  
人。不能如此盛氣凌人。將來你要  
吃苦。我雖是個鄉下老兒。我却也  
開六七家店舖。幸虧此地店主人

料店老板湯桐蓀。浦東棉花棧主俞迪民。旭東洋行買辦程毓齡。還  
有許多股票公會的老會員。都已到齊。銳夫一點人數說道。只差桑  
山。姜九。舉兩人沒有來。我們開會罷。大家就入席。銳夫坐的是主席。便  
把早已預備好的一番說話演說了一番。果然大家贊成開會的結果。  
甚好。後來又選舉籌備員。何松濤一輩子都當選。銳夫當選為籌備主  
任。當場假意辭了一辭。大家說此席非公莫屬。你不必謙遜。罷。銳夫就  
應允就職。回去就叫李友石到外國墳山漆匠店做一塊公債交易所  
籌備處的洋鐵牌子。一面去找房子。友石跑到半天。在大馬路民康里  
找到了一間房子。是樓下一間。統廂房。都是紅木生財。房東做洋貨生  
意的。却因前年先令上虧了下來。沒事做。躲在家裏吃烏烟。兼做訟師。  
人很利害。聽說要做交易所籌備處。討價就要每月一百兩銀子。房金  
外加兩個月。小租電燈自來水。在外友石不敢承允。便與銳夫說。知銳



長厚。要是在我店裏做生意。如此欺人。我早把他生意辭掉了。說罷。和店主打了招呼。自去。有人說。這一個鄉下老兒。家中有七八十萬家私咧。

又見日本某書上。載着村井弦齋的一段話。他說從前有個美國富豪。到日本去遊玩。很想在日本買些古董和美術品。他見了一個小彫刻品。很爲喜歡。問他價錢。說是二百圓。那個美國人知道日本買東西是有虛價的。他姑且試試說。

夫親自去。見房東。原來就是丁明伯。向來認識。就與他商量。可否稍便宜些。實因公司用賬。不比獨股店舖報銷。很不容易。要是我祝某個人借的。在朋友面上。莫說一百兩。就是二百兩。也應遵命的了。明伯見他能言舌辨。又因礙於面情。倒軟了下來。說既然如此。就算九十。五兩銀子罷。銳夫道。依我愚見。房金。電燈。自來水。生財一應。在內。每月付七十塊洋錢。這倒決不拖欠的。明兄你以爲如何。明伯道。這太差得遠了。其實貴公司將來營業發達。何在乎這一些房租上呢。我們這裏不瞞你說。與哈同訂了三年合同。每月租金要三百二十兩。外加電燈。自來水。巡捕捐。每月足要三百八九十兩。現在這一間租給你們。電燈。隔仗。生財。都是現現成成。立刻可以搬進來。不費一些手脚。何等便利。單單這堂花玻璃隔仗。當時也花了一百三十五兩銀子裝的呢。既然老兄來借。我再打些折頭。一應在內。算了九十兩銀子。可是再也不能。

二百圓太貴了。就是一百圓罷。店主躊躇了半晌。說格外的便宜。主人躊躇了半晌。說格外的便宜。就是一百圓罷。店主人的意思。以爲這美國富豪。總不止買這一百塊錢的東西。我遷就了他。他當然格外的高興。此外還有別種比這個貴重的東西要買。誰知那個美國人心中却非常不快。他想二百圓的東西。虛價倒是一百圓。此外東西。還不知怎樣的虛價呢。這般無信用的店鋪。買東西一定吃虧。他就買了這點小彫刻物。其餘

減了這裏地段又好。極合開店立號。並且出脚很便。銀行洋行距離甚近。送信也很快。銳夫道：「不瞞你說，我也是受人之託。要是貴了，準交不出帳呢。好得我們交易所將來很容易發達。你我既然相識，我便替你設法。派些股子給你房租。一定要叨光了。明伯近來也聽得支那交易所股價大漲。當下聽了銳夫的話，很是高興。因此軟了下來，講了好久才講定七十五兩銀子。一月外加兩個月小租。銳夫却允許明伯加入公債交易所爲贊成人。就此訂了租約。一面由友石辦了些紙張筆墨。刻了幾個少不得的圖章。明天招牌做好，拿去釘在門口。一面發信給各發起人贊成人通知。籌備處地點並且在報上登了廣告。積極進行。不提再說。平言報自從得了支那交易所內容的風聲。天天在自己報上冷嘲熱罵。預料謙伯一定要委人出來講情討饒。那時不怕他不拿整千洋錢來做贖。見禮誰知天下無難事。只怕老面皮支那交易所方



不買了。後來聽得他同伴說他本來預備了二十萬塊錢來買美術品的。這麼一個釘子一碰他就什麼多不買回本國去了。



### 泰西軼事

祖東

●巴多因華沙之貧苦宗教師也。憫城中孤兒之多（按華沙城中苦樂不均有所謂貧民區者下等人居之占全城四分之一有類卑田院）思有以拯之惟

面毫無動靜。平言報罵得沒收場。自己也害臊。朱鐵錚一想聽其自然。決非佳象。還是去登門就教罷。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還是託人與謙伯去說較爲妥當。一想華大銀行有個朋友姓毛的却是自己表弟。他與謙伯也認識。不如去託他。或者有效。當下就去訪了毛拭圭。把這情形說知。拭圭剛因支那交易所成立。謙伯與陳佩霞都高升了自己。却沒有份兒。心裏很不自在。聽了鐵錚言語。非常得計。肚裏盤算。大可借此題目去恐嚇他們。要是敲着一萬。我就給鐵錚四千。這錢原是又秘密。又鴨矢臭的。就是他知道我孽了他。蟹腳料他也沒奈我何。拭圭暗思。發財機會不可交臂錯過。連聲允諾。并且約他一準。明天有回音。鐵錚不知就裏。歡喜作揖而去。回到家裏。忽然岳家車夫阿二手持書信一封。跑得滿頭大汗。剛在那裏打門。鐵錚接過書信。阿二道。老爺急病。少爺。差我快快接姑爺前去說話。遲恐不及。鐵錚弄得丈二和尚摸不着。

家貧力弱。房屋卑隘。所容不足十人。乃籌建萬間廣廈。而乞憐於當地之富翁。一日入某巨室。室中人均作葉子戲。巴氏道來。意諸人均掩耳不欲聞。惟以鉅萬金列案作孤注。巴氏續請曰。爲數不求多。但願得此金千分之一。亦足集腋成裘。救若干無告之子耳。出金者怒。立披其頰。即復座。巴氏從容曰。承君之惠。巨靈之掌。旣以賜我。但不知以何者賜孤兒乎。

周玉山的最後一首詩

清 波

頭腦一面拆信。一面問老爺何病。那時大門已開。鐵錚說姑且到裏面再說。我馬上就去。使了阿二道信上。寫得很清楚。姑爺瞧了一定明白。我還有要事。就要去了。姑爺也趕速來。罷罷。也不待鐵錚答話。便飛奔而去。

(未完)

周玉山(馥)仕清至總督。出身不以科第。生平引爲恨。鼎革後居青島不出。晚歲喜漫遊。國內名勝。辛酉周年已八十五。八月卒於津寓。八月六日已病。暈忽索紙筆。隱几書一詩云。『天命運已盡。徒將醫藥纏。長飢不思食。醒臥亦安眠。默數平生事。多邀意外緣。皇天偏厚我。世運愧難旋。』周詩不多見。人亦無知周能詩者。此其最後一詩也。或云詩可以見性情。即此一詩。亦可考見周玉山腦筋中之種種印象矣。





## 膩友宵談

錄

(五)

馬二先生

二來是俗語所謂投緣。因此我與丁漸漸親密起來。每晚定然一同出去逛夜花園。或是看戲。再不然同去看電影。吃大菜。坐汽車兜圈子。我雖然心中有些愛他。但實際上並不曾和他有什麼關係。然而賦這形迹上的親密。已是大招物。

議了。甲先疑心說。你為什麼常和丁在一處玩。莫非愛他。小白臉。須知道他是沒有錢的。又且家中管得緊。不能常在外面逛班中姊妹們。平素因我生意。獨比衆人好。能得客人歡喜。本來有些妬忌。因此便紛紛議論說。老三必然與那小



星期談

話會

口胡適批評西遊記。他說西遊記。不過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他並沒有什麼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過有一點愛罵人的玩世主義。這點玩世主義。也是很明白的。這幾句話。我很贊成。可免種種穿鑿附會之說。因為西遊記一書的確被道士和尚秀才們。弄得他不

膩友宵談錄 星期談話會

二

白臉有關係了。不然何以每夜二。哥架子來管我嗎？我當初何嘗愿。人必然同車出去玩呢？掌班的也。意入這個門路吃這碗飯呢？都不。私勸我說：三姑娘做生意的也須。是因為你顧不了我，逼得我沒有。顧着自己的名聲，你成日成夜裏。法纔吃這碗飯嗎？我已在此火坑中。和那小夥子混，外人觀之不雅一。了，你還要來薙惱我，向我討錢用。般花錢的客人都不願意來了。豈。今日却又來裝什麼哥哥？我便愛。不是自己耽誤自己嗎？我哥哥那。上了那一個又與你何干？你不配。時也時常來向我索錢，用見了此。管我罵畢他也走了，我氣兀自未。事也不願意背後說賣臉不賣身。消當晚丁客又來見我，生氣模樣。也沒見三姑娘這樣不知自愛的。問我爲了什麼事？我一五一十的。這些話被我聽見了，我不由大怒。說了他勸了又勸，又說不用生氣。叫我哥哥來指着他道：你配拿哥。何不到我旅館中去吃飯呢？我聽。

知歸宿。道士說金丹妙訣，和尚說禪門心法，秀才說這是部正心誠意的理學書，這些解釋都把西遊記引入迷途。

（耐冬）

口本刊第一期『雪窖騎兵語』

用筆遒勁可喜，行文亦有長戈躍馬殺賊塞北之勢。余亦深信文中事實語語有徵。余曾隸戎行，一度從軍漠北，其所見聞，尙不止此。某營長余亦能意度其



了。也很願意一同出去散散心。立  
刻又與他一同出去了。吃晚飯又  
去逛大羅天。逛完又一同到了旅  
館中。閑談他留我同宿。我想了一  
想。既已人言嘖嘖。何必徒受虛名  
呢。也就依允了。這便是我破身之  
第一次。到了次日。我心中轉又愧  
起來。不敢回去見人。又住了兩天。  
到底不能不回班子裏去。衆人見  
我也有背後笑的。也有當面七嘴  
八舌問的。我那時只索老着面皮  
說。這是我自己的情願。別人管不  
着。我人家見我發怒。也倒不再說  
笑了。  
從此之後。甲客見了我。便不大親  
熱了。說老三原來愛繚臉。我又何  
必妄想呢。我雖然臉紅一陣。但看  
在他以前待我的人情上。也不免  
私下敷衍幾句。他倒也認爲滿意。  
依然照顧我。祇不過少報效幾次  
而已。乙客却向我大起交涉。說咳。  
我不料你這樣一個聰明人。會上  
那小夥子的當。他拿什麼酬報你  
呢。難道我待你的情義不及他嗎。

人也。卓呆君之老牧師。命意高  
超。此君另有一種冷雋筆墨。淡  
淡數語。蓄意無窮。頗不落一般  
文人窠臼。  
(羽白)

口共學社之文學叢書。余最愛文  
範村君新譯之托爾斯泰劇本  
『活屍』(Live Corpse.)讀  
之。深印入人腦。托爾斯泰最反  
對法律家。故處處對於法律深  
致不滿之意。  
(芬意)

我聽了心中好笑却也曲意敷衍他幾句不使他失望或是決裂轉眼學校暑假滿了丁客要回京我與他方在親熱至極的時候如何忍心分捨呢他要求我送他到北京去我依了也不告人知悄悄的竟隨他到京中住了五日這五日中天津的一般客人以及姊妹行中紛紛議論大起騷亂都說我逃走了四出尋覓不見蹤影不料第六天我却又回來了有人問我我便實說是送了客到北京去雖

然有人笑我却也有人稱贊我說總算是情義深的一個痴心女子這時候甲客却因虧空公款平空吃了官司收押在監牢裏去了我心裏雖過意不去却也無法子去救他乙客丙客仍照常來我處又多添了幾班新客生涯並不寂寞又過了幾個月我嫂子忽然來和我說依着人家做生意總不好雖有幾班客人總不免受人剝削何不自己開班子呢你自己身上的幾班客人也就够開銷了若再有

四

□嘗見里巷中有捉賊者羣呼捉賊賊亦呼捉賊捉賊者以爲賊亦捉賊者縱去不問而賊因此得逍遙事外今者國民均訴軍閥以爲軍閥之足以蠹國殃民而我嘗見軍閥之通電亦訴軍閥之蠹國殃民人讀其電文竟忘此即蠹國殃民之軍閥也此與賊之大呼捉賊又何以異

(去惡)

□希臘的詩家阿奇奴舉創一種



別的客人便是賺的利息並且自己做掌班一切都可自由我聽了心中計算一番果然不差把手中積蓄的幾千塊錢拿出來和嫂子哥哥等開了一片子取名登瀛書寓我自己做了掌班哥哥管賬邀了十幾房姑娘開市那日生張熟魏酒和連夕好不熱鬧我每晚只管和熟客出去逛班子中自有各房姑娘們應酬賬目開銷自有哥哥照管我很是逍遙自在但是樂極生悲我哥哥本是一個

混蛋管賬時明吞暗扣入不敷出全憑在外拖借過日子我都不知還不上兩節已是支持不住了等我知覺時已是債主紛臨一無辦法這時我已身懷有孕又氣又急除了將班子關門外尙是首尾未完債主向法庭告了狀我祇得挺身去到堂打官司我哥哥却反縮頭一躲絕不來理會打官司的結果是法官因爲所借都是三四分的重利不能有效祇限分期清償還本我此時官司雖然無甚不了

抑揚格的詩。下兩句是他的詩。  
什麼時候妻子是她丈夫的  
快樂呢。只有兩次。

她嫁的那一天。和她死的  
那一天。

此等文章何等深刻啊。見瞿世  
英君希臘文學研究（文新）

口法朗斯所著的未來小說『歐  
羅巴聯邦』中他說將來婦女  
和男子着同樣的衣服頭髮也  
一樣剪短。無論何時容貌總是

而債務逼人衣飾押質一空。又且顧困頓在牀第之中。一籌莫展。將次分娩。憂思萬端。不覺病魔光。

(未完)

## 戲 答

• 期四第見案答 •

—— 康身葉 ——

中國的算盤(註)因為中國十三擋算盤滿盤的價值共有一百六十六億六千六百六十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元六角六分五釐。香烟嘴與香烟屁股。泰字(註)因為這泰字的組合是夫字之下橫一小不像小的兩頭小字。姓黃(註)見有車子的地方。只要你喊一聲黃包車。他總急急忽忽會跑過來的。五十二天(註)因為三百六十五之中只有五十二個星期。

快活嬌美的。也沒有結婚制度。男女同居。不用什麼契約。像從前恥於性慾等偽善也絕跡了。我觀現在的上海漸漸兒也有進化到這步地位的。而於不恥於性慾的偽善一項尤為適合。所以發揮性慾毫無顧忌。因為這個恥字將來字典上要沒有了。

(四維)

人類苟無獸性。

(碧)

莫不知有情愛。



原文献无此文